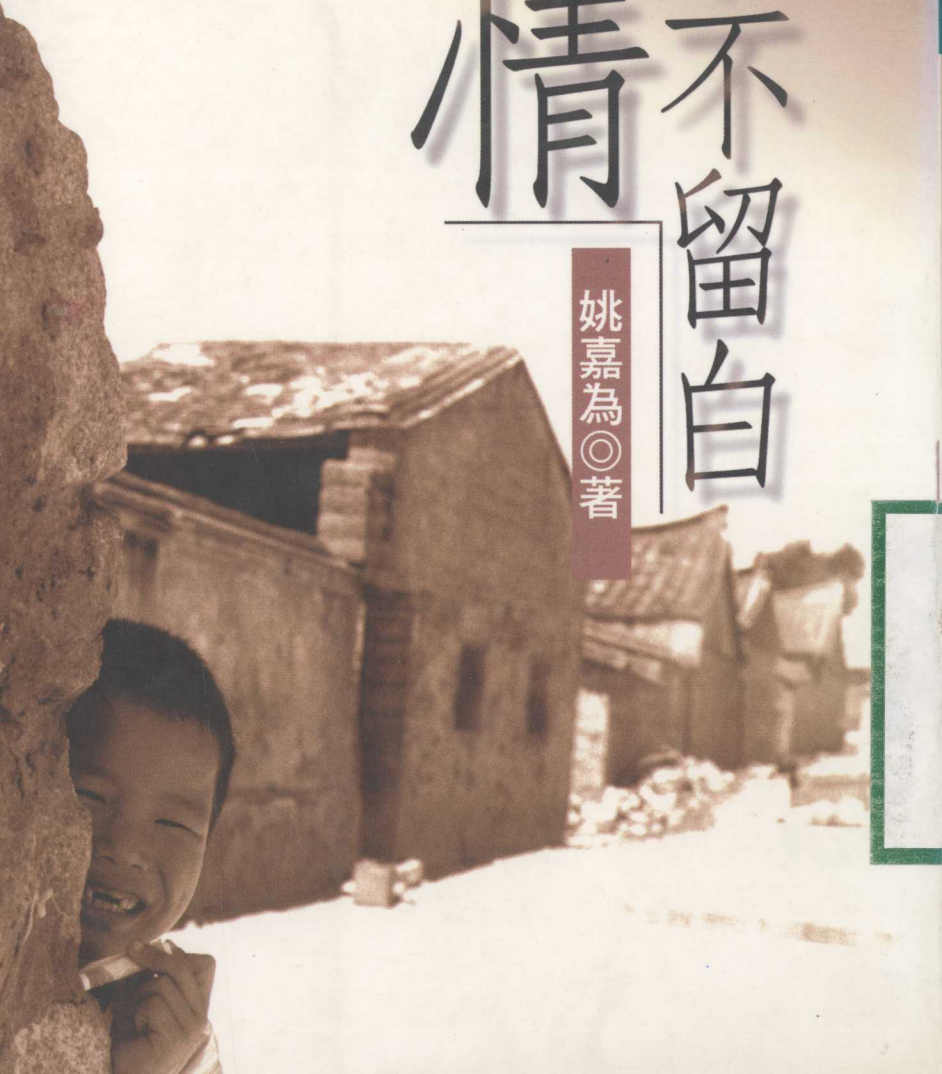


九歌文庫465

深情不留白

姚嘉為◎著



姚嘉為 著

深情不留白

九歌出版社
印行



九歌文庫(465)

深情不留白

Love Beyond Boundaries

著者：姚嘉為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5776564・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網路位址／http://www.books.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市部：九歌文學書屋

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電話／5792838)

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電話／7773915)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公司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蕭雄淋律師

董安丹律師

初版：1997()年6月10日

定價：新臺幣200元

ISBN 957-560-481-4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深情不留白=Love beyond boundaries／姚嘉
為著.--初版.--臺北市；九歌，民 86
面： 公分.--(九歌文庫；465)
ISBN 957-560-481-4(平裝)

855

86004872

獻給

先母梁雪帆女士

目 錄

母女兩代情／孫如陵 0 0 7

塵封的往事／廖玉蕙 0 1 3

與文字結緣（自序） 0 1 9

輯一 ◆ 短歌行

暫 停 0 2 9

深情不留白 0 3 1

意外的援手 0 3 3

無福消受的閒情	0 3 5
深情	0 3 8
指點迷津的人	0 4 0
烤番薯的滋味	0 4 2
順便	0 4 5
沒有必要的避嫌	0 4 7
託夢	0 5 0
護花的春泥	0 5 2
孩子的愛心	0 5 5
不快樂的專家	0 5 7
圓熟的境界	0 5 9
愛唱歌的奶奶	0 6 2
二命之恩	0 6 5
新鄰居	0 6 8

感恩節大餐 071

輯一 ◆歲月征塵

半路出家 077

小巷的聲音 082

失憶 086

蠻荒叢林 089

永恆的光輝 093

問情是何物 097

紙上歲月 101

單親家庭的孩子 105

輪到我們了 109

友情是生命的甘霖 114

與時間賽跑 116

夢想帶來希望 120

老友重逢 125

節約旅店 128

鯊魚環伺 133

悠閒何處尋 137

閒談的藝術 141

人生好像籃球賽 144

幽默致祥和 148

恐NERD症 152

輯二◆關山月

臘月 159

重男輕女 166

書香父女情 174

移植的龍種 178

調味醬的聯想 190

眞人 201

生離死別的況味 206

單車舊夢遠 219

不是過客 224

鄉情濃人情更濃 236

大鬼當家？ 240

人生何所似 247

母女兩代情

孫如陵

——寫在《深情不留白》出版之前

嘉為的第二本書，《深情不留白》，九歌為她出版，索序於我。寫序，我向認為難事，這回我一口答應，從來沒有這樣爽快，自己都不免吃驚；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所以答應她兩三個月了，一直不曾下筆。

嘉為初入台大那年，隨著她父親，姚滌民兄，由台中前來看我。我在中副編輯室接見她，就像在南京接見她母親梁雪帆一樣，感覺非常親切。因兩代的交情深厚，沒有多餘的客套話好講，臨走的時候，我只囑咐她：「有事別嫌麻

煩，儘管來找我，我會像照應你媽媽那樣照應你！」但是，她讀四年台大，一次都沒有來麻煩我。

嘉為的母親小我十歲，大約她三歲時，我就知道世間有「梁滿」其人了。民國十幾二十年間，僻處貴州東北角的松桃，正與沈從文下的湘西接壤，是一個漢苗雜處的苗窩窩，文化落後，風氣閉塞，娃娃家（男孩）妹妹家（女孩）不許往來，因此，我們雖對門而居，同在幼年，沒有說過一句話。民國三十年，我讀大三那年，由重慶回松桃完婚，因鄒師瑾的引見，我才和我的芳鄰接觸，做了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師瑾畢業於湖南桃源師範，回松桃出任德才小學校長，聘梁清真（雪帆原名）為教師，教唱遊。清真芳齡十七、八，正當盛年，天使面貌，魔鬼身材，活潑可愛，松桃人除稱她「滿孃」、「滿妹」之外，叫得最響亮、最甜蜜的是叫「梁美人」。我回到松桃的第一天，師瑾和清真並肩而來，我眼前一亮，想不到十幾年前的毛丫頭，竟出落得這般標緻，可為家鄉增色。女大十八變，信然。

我結婚的禮堂和洞房，設在德才小學，蠻風光的；而更風光的是：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是我政大的校長，我前期的學長吳國鋒（現寓上海）是松桃縣長，我的新娘鄒師瑾是德才小學校長，於是，松桃那個小地方傳揚開了，孫某人是：「天子的門生，縣長的同學，校長的先生」，有美皆備，無麗不臻，風頭都被我一人搶盡了，佔光了。話是不錯，假如漏了新娘旁邊亭亭玉玉的伴娘，後來叫我「陵哥」的梁美人，該算不得完滿無缺吧！

抗戰勝利，我在南京政大新聞系任助教，獨居系主任辦公室，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從家鄉來京的幾個小妹，歐彩珠，楊雪琴，梁雪帆，還有幾位親友，都來這裏報到，有吃有喝，有說有笑，還有零用錢好拿，比在她們自己的家還自由自在。雪帆是師瑾的影子，情形不同，所得的照應要多些，我們的友誼也要厚些。

雪帆以何種因緣去南京求學，我不清楚，以她當時的環境，由松桃彎彎拐拐，走走停停去到南京簡直不可思議。今天想來，只有歸之於她的意志堅定，

能排萬難而進。記得她在戲劇學校，以電影院為教室，萬事莫如看戲急，《關不住的春光》上映，她連看幾場，很有激發，到得興會淋漓時，衝口而出：「我就是關不住的春光！」可見她出外求學的志願，蓄之心頭已經多年，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雪帆苦讀時節，適當徐蚌會戰前夕，時局動盪，物價飛漲，生活發生困難，她已無法安心學習，我和親友們半盡義務、半負責任的協助，也漸漸於實際無補。天不絕人之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的表兄曾元三率領他的部隊，由山東向廣東移防，路過南京，從我手中把他的侄兒曾達義帶走，也把他的外甥梁雪帆，一同帶走。這一走，雪帆結束了求學生活；在韶關，由於元三兄的作合，與姚滌民兄結婚，開始了主婦生活。大陸更變了顏色，元三那一師兵馬，仗都沒有打，一夜之間，全部瓦解。滌民、雪帆，於兵荒馬亂中逃來台灣，總算萬幸了。

外國人譏諷中國人：外國事知道得多，中國事知道得少。我對梁雪帆，也

是過去知道得多，現在知道得少。這是莫可奈何的。試想，我只知她過去的粗枝大葉，如今要為她愛女的書寫序，非談到她不可；談到她又非搬出這些老古董不可。我希望讀者諸君別嫌棄，你如果讀《深情不留白》，因讀其書而欲知作者其人，怎能不一探源頭活水呢？這些固然是老話、舊話、廢話，而所敘述的事實，所含蘊的情思，所經歷的坎坷，我不講解，世上沒有第二人能講解，你又何必吝惜三分寬假呢？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專程去台中參加雪帆的安息告別禮拜，嘉為送我一份珍貴的紀念品，乃是我五十年前寫給她母親的信，都保存得好好的，有的連信封都留下了，嘉為特地為我影印一份全的。半年以來，對我自己業已遺忘的手跡，不知撫摸了多少回，發現信中多處都是鼓勵雪帆努力讀書，勤奮學習的，話說得懇切而且誠實，連我自己有時都會感動。她重視我的每一封信，生前沒有透露一點消息，死後才經女兒發見。憑著她們母女兩代的交情，該也算得「深情」吧？母親的光輝在女兒的臉上重現，而且發揚光大，該也算得「不留白」

的「深情」吧？所以，嘉爲出書要我爲她寫序，我不能不承諾下來，結果，經歷大半個世紀，頭緒紛繁的往事，人都死了幾個了，要壓縮在短短的序文中，我窮搞了幾天幾夜，還不能浮圖合頂。非序之難寫，實情之難排，好歹由它去了！

——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龔齋